

潘 缨 画 集



潘 缨 画 集

责 任 编 辑: 唐 辉

编辑出版发行: 荣宝斋 邮政编码: 100052

地 址: 北京宣武区琉璃厂西街十九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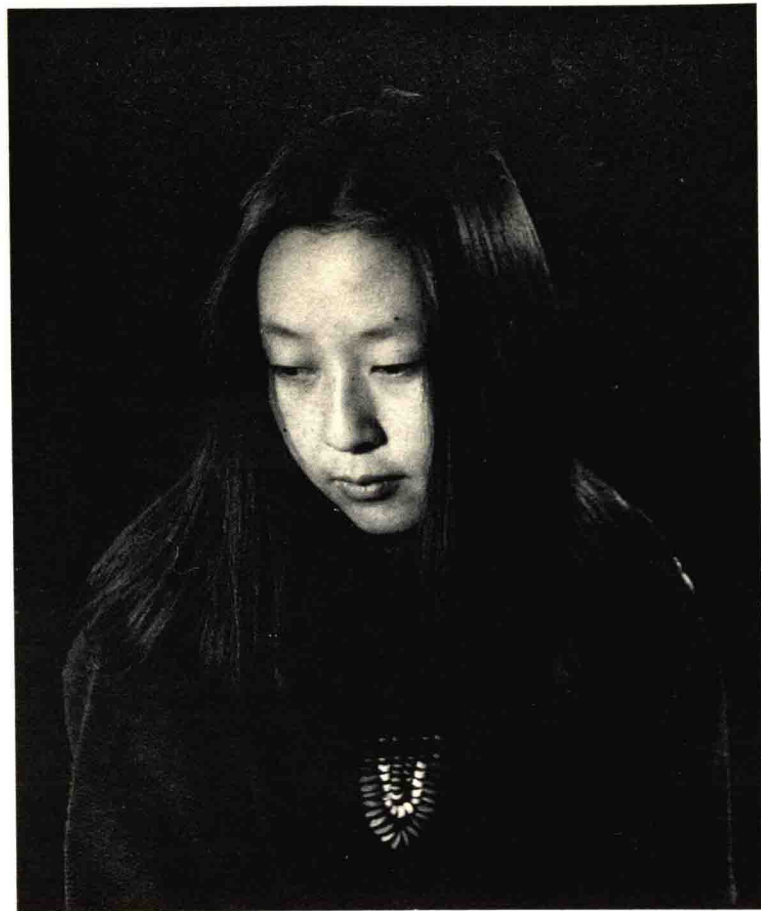
制 版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数: 0,001—3,0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 2

版 次: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潘 缨 女 满族 1962 年生于北京

1983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 现任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讲师

1987 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个人展览

1992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现代没骨画展

1993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世纪末中国画人物画展览

1988 年[酥油]获当代工笔画学会首届大展金叉奖

1991 年[方寸光明皆净土]获当代工笔画学会第二届画展优秀奖

1992 年[艳阳天]获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北京市美展优秀奖、全国美展铜奖

1993 年[夜归]获全国中国画展览中国画艺委会奖优秀奖

1994 年[彝女]获当代工笔画学会第三届大展三等奖

画面外的随想

潘 缨

我觉得世界太大。即使是出现过许多惊人的画家对它做出过许多惊人的描绘之后,如果你又来做一画家,你面前仍然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同时,我又觉得世界上最令人失望的事也就是这无限的可能性中将要出现的创造。你会发现,创造原来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创造不过是一种假设,期待着自然的证实与人类的认可。创造正如彻头彻尾的冒险活动,如果不是它的内容本身使人陶醉,恐怕剩下的就只有等待对其价值评判的担惊受怕,以至往往使它的终于来临的价值也变得索然无味。

但是,创造又似乎是唯一的积极手段。

当永恒的东西只能在偶然中显现,人们就只好先假设真理,然后再去发现和证实。

因此,创造不断出现,以至人类的仓库渐渐爆满,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却仍然无穷无尽。这时,创造开始不象是一种自由的产物,而就象是一种被迫的行动。当它不再是一种需要,也会成为一种破坏。

也许,人本来注定都有各种潜在的而又强烈的需求。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象我一样经常感到眼睛的饥饿感。我的目光总是在生活中寻找;在尽可能阔大的视域中寻找;直到直接的感受化作画面上的可视语言,同时,化作我精神的食物。

一个人如果是饥饿者,就不会同时是苛求的美食家。我一拿起画笔,总是希望以最简单的方式获取最迅速的效果。我想,一个画家最终也许必须战胜这种模糊的饥饿感,而建立起某种纯粹而明确的追求,这时,他的笔下才可能出现某些精致的美感。他所做的一切,应该是不断地完善他的眼睛,使之能够直通精神的密室,明确地提出它的要求,直接地去寻找,去发现。

然而,我没有捷径。我越是去寻找捷径,就越是为经常的饥肠辘辘所左右。

往往,我会回过头去,寻找以往美的格式。这个往日的世界里倒是不乏我的心爱之物,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无法充饥,使我无法留恋忘返。即使我不惧怕自己对这些各有所属之物的偷盗行为的话,我仍然会有另一种惧怕,惧怕一种仿佛注定了的失望,那就是,美一旦有了格式,就好象变成了一种被架空的东西,它的价值再也不会重复显现。如果你不断地从中寻找,就会捡到许多这样的美的空壳,当你刚一庆幸发现,就会尝到失望。即使这些空壳刚好能够盛下你的愿望和

感受,但你又怎么能把还是活着的东西放入死了的形式里呢。

我发现,我的感觉常常和良心搅在一起。对此,我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遗憾。但我就在这种状态下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老老实实地用自己的感官来做世界和画面之间的媒介,也就是顺从自然;顺从自然状态中的我;顺从我的能力和局限、敏感和迟钝、激情和冷漠。这样做也常常会使我感到在走一条迫不得已的道路,但因此也就无需时刻抬出理智去做无穷而又无用的选择,而且这下终于感到了直觉的帮助。

在我的感受中,我常常感到某种缺欠,使我整个的感觉和表达过程伴随一种不由自主的困惑。比如,我永远无法把自然、具体的东西仅仅看做一种形象,我永远感到是身处一种环境,一切具体的东西都从属于这个环境,溶化在这个环境之中。我沉浸于对这个环境的感受,我的感觉飘游在我所置身的气氛之中。这使我有时为了享有某个形象所引起的感觉之纯净而不惜抛弃这个形象本身。而我再现这种感觉又赖于形象语言,但是,当它们在画面上再次成为自然具体时,我却总是在希望,它不仅仅是它本身,而且还应当是一种象征,一种信念。当我沉浸于桐乡三月三的夜晚,那些流水,火堆,声部复杂的侗歌和闪亮的黑衣、花边组成了一个真实的梦,在这个梦中,我看见人们被火光照亮的脸上洋溢着似乎是发自内部的光辉。

我的感受总是引伸出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进而又主宰了我的感受,使我出于理解的再现欲望一向屈服于实际感受到的冲动,因而,对我来说,似乎只有感觉到的才是真理。

当我的画面开始给予我乐趣的时候,也许正是我开始如同重视我的能力一般重视我的局限;如同利用我的敏感一般利用我的迟钝;如同享受我的激情一般享受我的冷漠的时候。而一切我所不具有的东西,对我是多么望尘莫及,其实也就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想,一个人如果有所长,那么他拥有的是充实;一个人如果有所欠缺,那么他拥有的就会是空间。如果在一个人身上设想取长补短,可能永远也不会补出一样完美的东西,倒只能毁掉两样完美的东西。

即使是对于作为对象的世界也同样无法苛求。既无需以艺术来美化它,也不应为艺术而利用它。由人类追求完美的创造意识与永远也不会完美的真实存在双方经妥协而合成的东西,大概会成为艺术的活僵

尸,而它们之间永恒的矛盾却是生命的迹象。

这也许说明,创造作为精神的产物需要自由;作为自然的产物却不得不借助命运,借助自然力。

每当我在这种对世界和自身都不太挑剔,并且也不把创造看得过于神秘和神圣的情况下,去看这个世界,几乎就会感到是在接受赐予。这时,我会感到能够直接用我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并相信我的感受和诉说着这种感受的语言。我想,这就是一种真诚。而由这种真诚,才产生对这个世界真实而自然的情感,以及能与他人共鸣的情感语言。

尽管感受不是一种能够被灌输的东西,但它一旦被一种语言记录下来,就可以开始静静地等待它被相信的机会。

事实上,相信一件事情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将是一次用他自己的方式再发现和再创造的过程。当我作为一个观众站在一幅画前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种感觉,画只是一个答案,需要你推导出这个答案的方程式。这时,艺术并不是被人作为精神的产品直接来理解,而是需要被还原成它最基本的自然形式来感觉。正因为这样,每一次艺术上的创造都是迫使人们从头做起,来完成一个审美的全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一种通用了的艺术语言变成了人类集体的精神默契,就反而很难再回到感觉的层次去充实新的内容。即使它可以使人们在精神的沟通上一跃而过,却也使人们在审美的路程中半途而废。

因此,新的艺术语言可能永远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当人们为着某种全新的情感内容,希望创造出某种新奇的,也许不易于理解的语言时,也就是同时在希望创造出某种更易于感觉的语言,以达到更完美的理解。

当一张白纸将要变成一幅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它几乎成了有灵性、有生命的东西。它的矩形的边要求着一个里面的活力来支撑;它的白色的表面要求着一个内部的空间来延续。它要求某种形象为它创造出内容,一些色彩为它散布出光辉。如果它得到了,它就会成为一个不灭的希望;如果它没有得到,它就将是一个被忘光的,支离破碎的梦。每一张白纸都曾经有过它们的机会,但我不知无意中毁掉过多少这样的灵性,虽然就在它们被毁掉之前,还在让我的眼睛透过它们整齐的四边,并在里面做出一个诱惑,好使我轻易地爱上这个世界。

